



奶奶的世界

□孔金泉

奶奶的手是一座丘山，只能蜷着，无法伸直。她不能让手闲着，不是在涮锅做饭就是在缝缝补补。有一次，她帮人粘装果子的纸盒，自己熬制糨糊，粘一个才给五分钱。我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劝了几天她才不干了。

奶奶家没有钟表，太阳就是她的钟表。她眯起眼睛，手搭凉棚，看看影子跑到哪儿了，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估摸天气大抵看云，“瓦片云，热死人”诸如此类，听起来都像咒语，过于神秘。有一次，明明是艳阳天，奶奶却说有雨。果不其然，须臾之间就狂风大作，大雨滂沱。我说她是雨婆风神，她说云就是天气的晴雨表，我上看半天，还是天书。奶奶喜欢抬头望月，她总说她看见玉兔捣药了。这自然是迷信，我从不反驳她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月晕中影影绰绰似乎有什么在动。

奶奶是个文盲，签个名字的机会也寥寥无几。但她却敬惜字纸，在街上捡张纸片，回来先让我瞅瞅有用嘛，然后再拿来引火。奶奶嘱我好好读书，将来

每年一到夏天，看着村里的孩子放假了，奶奶就知道我快来了。她会一天几次踮着小脚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张望。一天，两天，直到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那条“之”字形的土路上，脸上的皱纹才会舒展开来。我一路小跑，扑到她的怀里，有鸟雀出笼的狂喜。

我怀疑奶奶的世界就是村庄大小，咫尺之近的集市对于她来说也太远了，她会嘱咐爷爷买针头线脑。那时候，自行车对于农村人来说可是奢侈品，再加上奶奶是一对三寸金莲，到哪儿都望而却步。下地的时候，总是嫌奶奶走得慢，我像条小狗一样跑前跑后。奶奶不紧不

慢，踏着自己的节奏。我一催她，奶奶就说：“又不是去救火，急什么嘛！”到了地里，爷爷忙得不亦乐乎，汗水顺着古铜色的肌肤往下淌。奶奶打杂，我的兴趣是捉只蚂蚱，粘只知了。有一次，我在一片草丛中发现一窝鹌鹑蛋，小心翼翼地捧给奶奶看。奶奶执意让我放回去，说：“鹌鹑妈妈看到孩子不见了，会疯掉的。”我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遵命。奶奶会提早回家，不一会儿，奶奶家的方向就会升起袅袅炊烟。我曾劝奶奶到我们家住去，她说，我的老骨头还能动哩。在她看来，儿子家是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就得像棵庄稼挺着。



岁月满荷塘

□郭晓兰

每年的夏季，不回老家，不看一看老家门前的荷塘，是多么让人心慌。

随着鸟语渐浓，蛙声渐喧，燕子和蜻蜓的穿梭翩翩，荷塘里便一如往年挤满了挨挨挤挤的碧绿的洋伞。也似乎在不经意间，这洋伞的间隙里，就镶嵌上了或粉嫩或白玉似的花朵，被盈香的风儿只那么轻轻一撩，就羞怯怯缓缓地开变得夺目地璀璨起来。于当时小小的我们来说，良辰美景是生活该有的姿态和安排，一切的美好和精彩都在不动声色地赶来。我们眼下快乐的事情莫过于蹲在岸边看着鼓着眼睛的大青蛙，看摇头摆尾的小鱼儿，或采枝莲叶扣在头上，抑或在莲叶里盛放些许漂亮的水儿，让它们水银般滚来滚去，有时故意来个不小心，让它滚洒在地，引起欢喜的热热闹闹，叫喊喊。

待荷塘里莲蓬长成，更是多了一种诱惑和期待。谁第一眼发现哪个莲蓬，哪个莲蓬就有了归属于谁的名字，大人们也因此唠叨和恐吓得更频繁，“别下坑去捞哈，水里有水鬼哩！”几乎每个小伙伴都受过这样的告诫。慢慢地，水鬼也成了我们互相吓唬的怪物。小亚就差点被这怪物捉走。因为他的莲蓬大而饱满，我们很是羡慕和垂涎，于是他豪爽义气地拍着胸脯承诺，捞出来大家人人有份。绑上长长的镰竿却竿长莫及。在叽叽喳喳的遗憾之中，他勇士一般走向他的莲蓬，差点成了捞月。他的英勇后来成了每家孩子饭桌上被口口相传的传奇。

简约如画的童年，总是那么容易令人快乐。追追谁家的狗，撵撵谁家的鸡，偷放谁家养的鹅，甚至一根吹笛的柳条，一截高树的枯枝，都抢一抢，掰开数一数数的卵子，快乐无比。到了秋季，抽干池塘，各家各户分到一片领地起藕，更成了难忘的欢乐的奇观。大人们下塘挖藕，孩子们玩泥巴，打泥仗，捉泥鳅。这样的时节，持续一段时日，大人孩子都成了开心的泥猴，大人开心的是收获，孩子开心的是这种轰轰烈烈喧闹的欢腾。

夏天，夜晚，更是迷人。炎天炙闷了一天，大多时候的晚上依然燥热难耐。打开木门，随奶奶拿一蒲扇，到荷塘边高树下铺席纳凉。向晚巷陌，荷塘一片，瓦房几间，虫声唧唧，和鸣蝉，坐在奶奶身边，一边任她驱蚊扇凉，一边听她和邻居奶奶“她婶子”“五家娘”地闲话长短。月光如水，静静流淌，薄雾轻浮，如梦似幻，明明，没有一丝风，荷叶却没有一丝的晃动，却一阵阵薄荷般的沁凉迎面而至，真是人间至乐，无比逍遥。

一念花开，一念花落。无言的时光在指缝间悄然溜走。总以为人生水远山长，奶奶也会长生不老，永远是我小时候的模样。后来明白，光阴荏苒而立，不为任何人驻足停留，低眉回首。日子凭你再怎么精打细算，也不过百年的消与不为。奶奶102岁仙逝，无疾而终，也是她一生善良宽厚该得的福分，邻居奶奶92岁驾鹤西游，也算是时光静好寿终正寝的高龄。邻居奶奶走的那晚，我正仁立巷口的池塘边，望着满荷塘的月光星光，想念着荷塘边为我轻轻摇扇的奶奶，听着急管繁弦，喇叭唢呐的喧嚣，我知道那是她在人间最后的热闹。

岁月的巷陌，一直烟火悠悠，故乡池塘上的月明和幽香，清远和微凉，永远令人深深地，深深地怀想。

人间真情

□王圣礼

又过了几天，十几位村民集体来访。“请问您找谁？”我问。“找你们主任。”“啥事？”老刘问。“俺向领导反映村干部的问题。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合伙贪污村民的种粮补贴、低保金、养老款，村财务管理十分混乱……”老刘说：“主任不在，他到外地学习去了。”……

今天一大早，就有几十位村民骂骂咧咧地涌进来。我慌忙迎接，“请问您找谁？”“找你们主任！”“主任不在。”“那俺等着他！”“等等也没用，主任今天不来了。”“又在骗人！俺都打听清楚了，和你对脸办公的老刘就是刚上任不久的信访办主任！”“他真的来不了了！”“为啥？”“因为……他被纪委监委带走了！”

我上镇信访办报到那天，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汉来访。“请问您找谁？”我问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也许是觉得我“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”，说：“俺找你们主任。”对面正埋头看报的老刘抬起头来，“您有啥事？”“俺向领导反映拆迁的事。县里建开发区，把俺的地和房子都征了，补偿的钱本来就不多，可村干部还老是拖着不给。俺老伴看病得花钱，孙子上大学也急着用钱，让俺咋办呢？还请领导帮助解决！”老刘说：“主任不在，他到县里开会去了。”又对我说：“小王，你先登记一下。”……

两天后，三位三十多岁的庄稼汉又气冲冲地闯进来。“请问您找谁？”我问。“找你们主任。”“有啥事？”老刘问。“俺向领导反映土地问题。俺弟兄三个，现在都娶了老婆生了娃，十几口子吃饭，可还是只有二十多年前分的那五亩地，总共就三亩多，让俺咋过啊？俺找村干部，他们都说管不了。俺就想问问，还能给俺个活路不？”“主任不在，他下乡扶贫去了。”老刘说，“先让小王登记一下。”……



曹风

荷香四溢
苗青摄



小时候，家里穷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灶膛冷冷清清，徒有虚名，一口黑黑的大铁锅空洞、冰凉，孤独地蹲在灶膛上，像一个固执的老人。尽管日子寡淡如一张纸，糊口成为生活的重要事情，母亲和父亲仍然把灶膛做得很宽大，我们不理解，后来稍大一些，明白了许多事理，觉得他们的初衷是希望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灶膛承载的正是心中的希望和憧憬。这种先见和睿智给一家人带来无穷的力量，放学回来，看到灶膛，好像看到了热腾腾饭，饥饿感似乎一下子得到缓解，再不会坐在门口哭鼻子了。

行在公园

□陈正国

我不是“达官”，也不是“贵人”，却患上了高血压、高血糖等所谓的“富贵病”。妻子和儿女一直就反对喜欢喝两口的我学开车，这样就更加有理由拒绝了，不仅反对得异常坚决和干脆，而且阻止起来更是理直气壮和斩钉截铁。为了我的身体健康，妻子和一双儿女的意见高度一致，那就是我必须骑自行车上下班。我虽然“心有不甘”，但我对妻子和一双儿女的“良苦用心”却心知肚明，不得不听从他们的“旨意”和安排。

从我家到单位短短十多里，却多达五个红绿灯。每次等红灯，有些车辆为了抢占最佳位置，总是不自觉地在你的屁股后面将喇叭按得震天响，甚至有些电动车主在人行道也是横冲直撞，见缝插针地往前挤。为了避开这喧嚣的车辆和嘈杂的人流，我开始穿行黄河公园。黄河公园东西走向，是由原先的护城河改造而成的，全长十五华里。从我家进黄河公园不足50米路程，出了公园到单位不足200米。这给我穿行公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特别是每到酷热难耐的夏天，我几乎是天天要穿行黄河公园上下班。每天早上骑车穿行黄河公园时，冬青、红叶石楠球等绿化苗木散发着



夏日的风景在时光里驻足

□黎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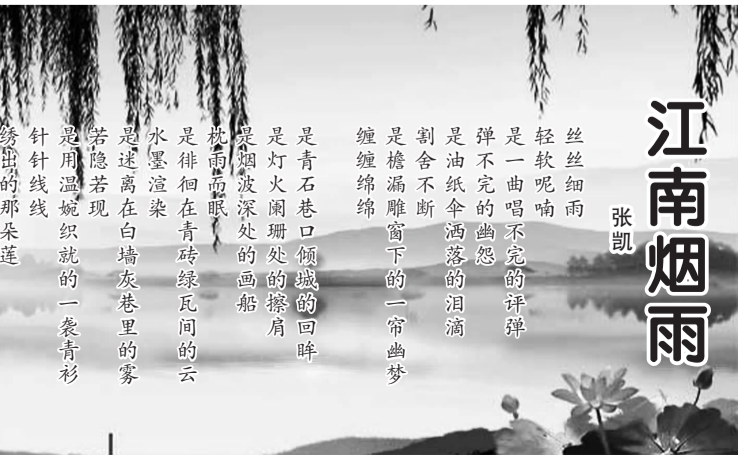
季节更替，最喜夏季。草儿正绿，花儿正浓，天空，一片湛蓝。夏天是一年中最俏丽的时光，心被满眼的绿色荫蔽着，在一半深浓、一半凉爽的隐居地，一缕墨香，留下夏日的浅浅印记。

夏日的雨朦朦胧胧。一场接一场的雨开始下，雨落池塘，一群野鸭子在迷雾中嬉戏，呢喃着盛夏最温暖的爱意。夏雨比春雨多了烟火气，若春雨是豆蔻年华的少女，游丝般安静而美好；夏雨便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，在试图费力地掩饰着岁月里的千疮百孔。清晨，漫步在公园的竹林间。雨打竹林的清音，轻轻叩响心钟。其实竹音有语，听的不过是一种向往，一种心境，一种心底的安宁和澄净。抖落掉一身的疲惫，沉醉在雨雾潇潇的竹林里，煮一壶茶，慢斟细酌，清幽的竹茶浸透肺腑，填补心灵的不足。夏天的时光美得不再含蓄，刹那，惊心，潮湿的回忆里，有一潭碧水，有熟识的莲，有葶草青青，等你，在雨中，在暮色里的蓬氤氲出的朦胧诗意里。人到中年，喜欢藏在一场雨里写诗，清丽婉约的诗句，如夏雨过后小草上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如露珠上浅黄的晨曦。喜欢隐居在清风竹影里，倾听竹窗缝隙里传来的弦乐，沉静而情深。与那些深深浅浅的叶子，一起感悟生命的旋律。

夏日的风丝丝缕缕。夏日的时光，是可以有香气的，总觉得夏日的风中，藏着一首诗，采花入韵，以叶为境，读来，平仄有声，馨香满怀。尤其是一场疏雨过后，空气中，丝丝缕缕的花香飘来。抬头，娇艳的花，枝头袅袅娜娜盛开，淡定，从容，似乎不曾记得昨夜的风风骤雨。淡紫色的花瓣，翻卷成细小的波浪，层层叠叠，挤挤挨挨。花瓣薄如蝉翼，风一吹，颤颤巍巍的，在枝头摇摆。细密的花瓣中，金黄色的蕊蕊若隐若现，点缀其中。这个季节，荷花早已开满小池。晨光里，一个人于清风中去查看荷，不用带许多，只一颗静心便可，远远看去，满池碧叶，近看，波光荡漾的湖面，映出荷婉约的素颜，如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清幽的风雅，随风流动，那一低头的羞涩，一挙手的婀娜，如一阙清词，让人一读再读，流连忘返。夏日的风景，驻足在时光中，清丽如初。一路风景，无论是否深藏于心，还是遗忘于江湖，一切都不重要。人生冷暖，总会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喜悦。

夏日的夜轻柔媚媚。夏夜，半窗月影，满院花香。那幽幽斑斓的花香里，能闻出有浓郁的荷花香和淡淡的夜来香的芬芳。凝眸远眺，青山如黛，若隐若现，几缕浮云在月影里袅袅娉婷，婀娜多姿。这个季节，适合倚在窗前，看月光下杨柳依依树影摇曳，闻着空气中散发百花的清香，揽一份清宁，安之若素；也可以茶养性，那一壶茶，从遥远的唐宋，走过明清，被无数个春秋熬煮，汤色依旧碧绿清澈，香味清雅醇郁；也可坐在房内，提笔磨砚，填一阙《相思》蜜词，用心中的柔软，将文字串成念珠，书写在岁月的素笺上，那些明媚的，或忧伤的，都是心灵的印记，不想加过多的修饰，也不想谁能读懂，只为多年以后回望，依然能感念着、美好着；也可沉浸在一本书的意境里，尽享那份静谧的时光，与文相依的日子，是如此的恬淡和静美，灵魂，若以诗意般的心境放逐，便是一种薄风淡茶的悠远，如沐浴丁香花的芳香，熏染、洗涤之后，无所羁绊，无所依存，无所顾忌。

夏日的时光，不容挥霍，生命的真谛，是在平淡中享受美好，我用淡淡的笔墨，画薄薄清欢，看葱郁的绿色，爬满了斑驳的墙。平淡如水的日子，淡看光阴流转，静观冷暖交替。也许，你的故事，我会优雅地忆起，也许，我会寂寞地忘记。一路行走，终点不再重要，驻足在心底的时光，才是至真至美。



江南烟雨

张凯

丝丝细雨
轻轻呢喃
弹一曲不完的诗
是油纸伞洒落的泪滴
是檐下不断滴落的一帘幽梦
是青石巷口
回荡的回眸
是灯火阑珊处
的擦肩
是烟雨深处
的画船
是徘徊在青砖绿瓦间的云
水墨渲染
是迷离在白墙灰瓦里的雾
若隐若现
若隐若现
针针线线
织就的一袭青衫
绣出的那朵莲

灶膛

□李同书

灶膛占据了厨房的三分之一，处在两堵墙的正中，土坯垒砌，白石灰抹缝，结实、坚固，要使用几百年一样，父母的虔诚一并钻进灶膛的纹理，我们时常嗅到一股温暖的香甜。为了显示灶膛的功能，母亲时常熬制一锅菠菜糊糊，我们个个吃得肚子溜圆。

为了使宽大的灶膛不再冷清，父母夜以继日地操持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他们虔诚而倔强，觉得不停劳作才是实现希望的根本。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责任使他们无法懈怠，也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沉重的压力。我们一个个像喂不饱的小牛犊，刚吃过上顿，就希望吃到下顿。父母绞尽脑汁，想方设法增加收入，除了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还在兔子不拉屎的盐碱滩开辟了一块自留地，春种秋收，贴补生活。夜深人静，常常能够听到父母有关灶膛的对话。向自然索取，向季节要吃的，树皮、树叶、野菜、野果、野果，能吃的都被父母采

最难忘

